white

DS
793
S32 L446
1773
v.1

冊 1
卷 1

廬江王正茂纂著

臨晉縣志

本衙藏板

臨晉志叙

甚矣予之無似也奔走於今者十五年潦水無根之學涸已久矣奚能志哉自調任桑泉地衝而繁且瘠時軍需旁午置頓之瘁驛遞之

馳雜以簿書獄訟之紛擾胥膝間呼騶雷動不能自已又奚暇志哉夫不能志不暇志而强為之則苟已甚尤謬已長庸臣子舍我其誰能問嘗考臨之志創於邑令張舜居

蓋在嘉靖二十二年也高惟
崗繼修於萬曆時隔六十餘
矣越七十餘載爲
國朝康熙丙寅纂修以治乃
有事於此遠者近百年地理
之沿革人物之變遷賦役之

政易稽儀風俗之流傳貫
可考而知者已什遺四五及
今不為後之人將何從藉手
王君妻馮子文止來視予予
將畀以是任託而辭曰止嘗
有事於壺閭志今猶歉然

此犹率言可舉諸吾師待
之越築偈博李子浩來予
復以其商李子亦有難色
蓋二子皆學有力德以司
牧者也每嘗公事稍閒与李
生維讀經史大義自夕達旦

雖至有歷豈究亦其言是
補乃翻然曰我輩何不以筆
易吾手之雖佳傑艱者然有
餘亦可藉以自娛消此中
苦滯也李子曰筆制性吾師
任之語予搜討而已予聞而

愧且懼不敢遽爲也時復躍如似有鬼神迫之者於是取往志究其原委合諸生採訪近時之人與事以畀予包漫成篇不計工拙或尋作思夢中或搆意馬上或行之

肩輿携冊而稽武搜之郵亭
橐筆而載稿未就有荊生
磚兆不介而造謁今軍務方
勞吾師書恒民真其事以假
之於世如不不獲已只書延世
之有文學者落之吾師之同加

評隲点者力過半矣予曰子
言是也然古人若以其言予
知不逮將以所言策吾行自
驗之乃執切亦有得也志星
野災祥可以知人事之脩悖志
山川疆域可以知御邑之籌襄

志賦役可以知民生之休
戚其他紀人紀事無不可為守
心之助政治之資焉不揣予靈
能志哉又奚暇志哉志將成
杜生昌炎適至曰吾師之志
以時事無經史足稱倍矣哉

其遇佳古人不能諧偶者請易之可乎予喜曰子所見吾師矣吾以請師子固留連信宿時而朗誦時而微吟時而栖枝落雛聲時而相合落節一義之指如太樸初開一筆

之句如繭絲三斬無興酣意得杜生輒飲苦茗十巨碗見者以為怪人而予與李生皆相見恨晚備悵憑子文止不得與於斯樂也竊付諸梓以俟他日之筆削者杜生書予

冢矣李生忽若失既而李生
曰杜生与吾师之所系者文
也吾师第记语荆生之说乎
予曰尝读志哉敬诺
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仲
冬月邑令王正茂书

縣志舊序

余戊戌夏受命宰是邑公餘即詢縣志閱之迺知縣志廢之久矣余喟然嘆曰為政有觀法志者守土之籍資觀法繫焉不然是渡河而忘舟楫鑒貌而乏朗照也自箚號才智之士未嘗不按成蹟遵往喆以成治理矧寔余之庸昧也分訓周君迺顛末其事嘉靖間黄輿失静原板湮没茂才楊生偉好古掇拾所遺稍稍成編視篆王君諱時昇者取而鋟諸梓第體裁未正考核未精勸懲未備不可以訓余欲訂正之以

災祲頻仍日爲逋拖計而未遑時向乾翔公在衰絰中不可以請迨竣命行人事旋里余以此請公慨然任之至癸卯歲始脫藁焉誠重之也其文雅其事核其勸懲嚴備顯微闡幽範令垂後允爲不朽之典足以傳矣噫志非徒備觀覽鑒省爲重總之官與民而已民事修則官箴懋官職墮則民事窳惟居官者不以刑罰先德化不以智術勝真誠因性以牖民因時以舉事期不失唐虞三代之遺意焉可也若以德化爲迂何山川不改而下民恒性可改乎又何儉約樸

茂之風至今存也余不敏遂攄前人所未備之寔冒然寓激勸之義即有以杞人辠我者余在所不辭矣

萬歷癸卯孟秋邑令銀麟高帷岡書

臨晉一邑爾自唐虞夏皆綴旒近畿而攷禹貢職方在冀州雷首之北當時黎元被服三聖人德化何醇釀也至成周封叔虞為晉國則邑固晉地春秋時秦晉交爭寔以威力雄長晉勝則同華等城胥屬版圖而秦勝則入河曲俘王官築壘於此盖幾號戎馬之郊關河之衝矣夫德力遞降山川不改獻善備敗有司具存矧自漢唐宋以來閱世既久往蹟殊多可令磨滅無傳耶且志非小物也無徵不信聖喆所難遵

憲宜民中材亦易昔紫陽夫子守南康甫下車即詢
訪郡乘説者謂其知治體亦以見儒先君子宰政臨
人規範迥別非鰓鰓簿書期會者所敢望也余邑故
有志嘉靖中經地震徃牒湮圮十之八九而一時父
老所傳聞學士所稱説又訛信相半嗣是樂陵史公
盩厔趙公咸屢修屢罷萬歷丁酉楊茂才曾一脱藁
顧闕有當紀者遺而不錄當備者略而不詳錄且詳
矣或復曼衍舛錯而不可觀蓋上下千百載於一人
之聰明若斯之艱也會戊戌銀麟高公以名進士來

莅縣事謂邑無完乘亟欲更定之而庶務方塡越二歲庚子秋政通時和民安物阜乃造予托以纂輯之役余不敏竊惟志談何容易古之人江淹號博洽而獨稱修史莫難於志陳壽善敘述而所著獨於志略焉余尠聞寡識又胡敢蹈僭妄之譏特以公修廢舉墜雅追紫陽盛事而不欲重違其意遂參閱舊編蒐稽史傳遺者補之疎者詳之瑣言巵說出於耳食者削之迄壬寅冬粗成前後二年許第猥以牛馬走東西南北頗不獲自適竄次未已復藏之故篋迄今展

帙而視愧多謬遺意殊弗愜也雖然業報竣矣敢齷齪標紙上言耶今神聖當陽和氣旁皇休風遐暢方欲上齊帝王之隆而二三循良官茲土者亦惟是酌古調今緣章飭治察休戚利病之原玅鼓舞變通之幾則必不以威力先德化而唐虞夏后氏之懿鑠再見其地也區區秦晉云乎哉余故忘譾陋敬體公殺青意而序之萬歷癸夘孟秋荆養喬書

縣志舊序

志者外史之流也邑有志國有史蓋大小相資分合成書匪細故也而作之者難其人矣王元美謂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寔虛者可以意創實者不得不因遷因談固因彪而家學罕承者則虞預之因王隱蕭嵩之因吳兢皆是也予謂元美自為一部史料說法遷變編年之法為紀傳固於紀傳之後又加褒貶至范蔚宗奮其才力盡變班馬之倒嘗自謂論贊奇變不窮殆無一字虛設比方班氏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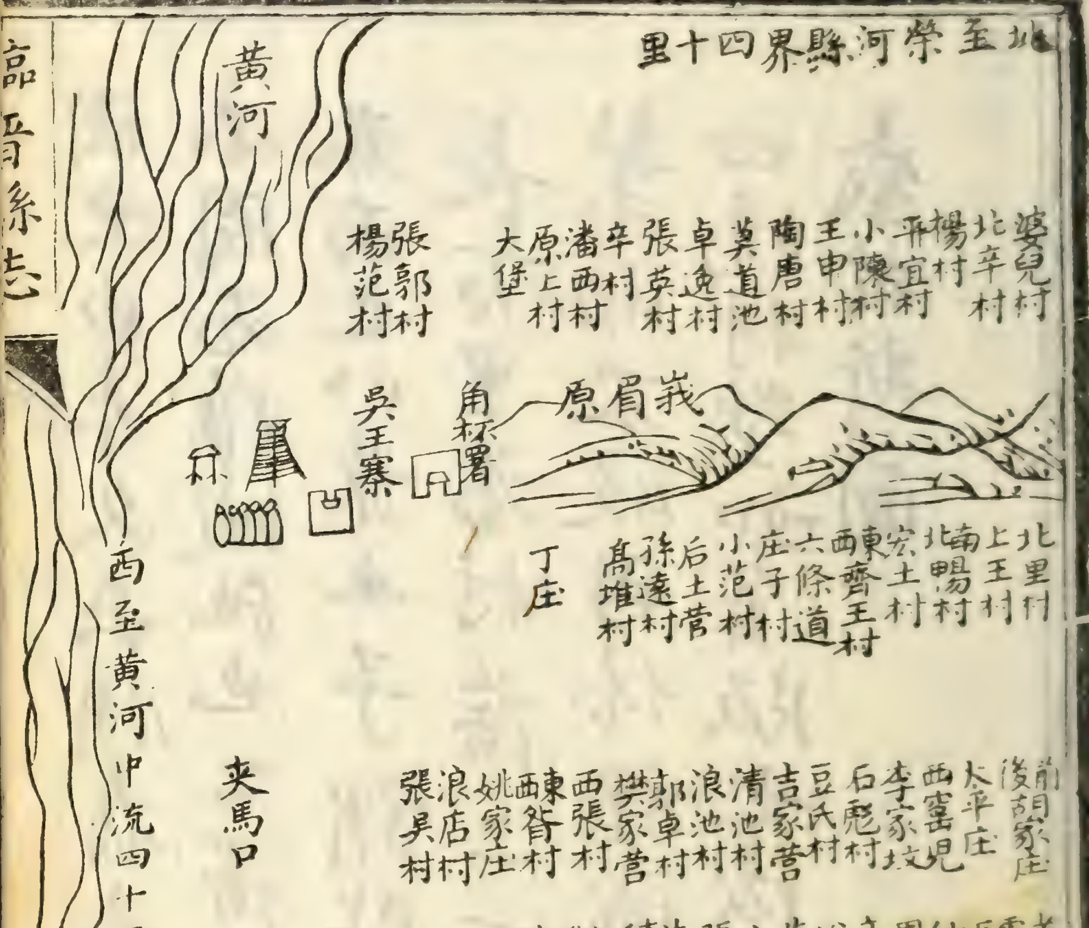
不愧之而已然則因事創義史家之法志亦宜然臨晉舊志遠不可稽明萬歷癸夘邑令高公與鄉先達荊公鍾陽重修之垂今八十餘年滄桑更變事故日增失今不理後將無徵矣歲甲子應城齊侯至雅意興廢築城浚隍之餘詢及縣志授余特簡予惟䅌子瞻一代人豪乃不敢修三國志予何人斯乃敢為縣志然前事者後事之師已往者將来之鑒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盖用因用寔予固竊取之矣顧因亦豈易言也疆域山川風俗典制田賦户口徃牒

具在新規攸存然且蒐放失羅舊聞升蛾眷之高原眺中條之絶頂残碑斷碣遇景即畱牧豎樵夫逢人便問亦既察往以知來信今而傳後矣惟是人物列傳評緣於月旦論定於蓋棺其人或已百年或數十年或仕入名宦或邑祀鄉賢亦有一片墓石出自昌黎之手數行封事未效羊公之焚前因已定後嗣難更然後知子瞻力辭荊公之託者非不能為三國志也有五代史以為之鑒也雖然史者善善而惡惡志者紀美不紀惡歐陽公不立韓通傳識者以見作史

之難予於列傳之紀美也蓋自為志之體宜然而非有私曲於其間矣是役也始事於康熙甲子之五月訖事於乙丑之九月其間運逢兩秋藁經再易然而掛漏尚多紕繆不少續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康熙丙寅孟夏王燕先書

臨晉縣輿地圖


陳家庄
高家坡
李家坡
宅子村
福壽屯
卓裡
東庄
泥坡
嶺后
道場村
馬村
趙村
靳家庄
耽子村
耽子營
寺前
寺后
大嶷山
小嶷山
義堂村
賈村
柳村
去村
北張村
文昌閣
武村
上村
北井
將軍屯
霍村
東亭
厲壇
后土廟
社稷壇
縣城
泰山廟
風雲雷雨壇
火星廟
先農壇
姚村
籍家庄
許家庄
三運村
令狐村
東西任村
東關頭
張家營
鹿皮窰
東至猗氏縣界二十里
白堂村
下朝村
南北月村
韓家庄
北大陳
景家庄
卓兒村
胡家院
韓家場
東交界
水頭村
店頭村
城東村
城西村
東馬村
南大陳
吳家庄
后家庄
三連村
文岐庄
馮家庄
南王村
三貫底
站里
樊橋
黑順村
過船村
柳池村
令楚村
辛卓村
程村
王肖村
吉令村
好義村
橋
橋
城子埒
順郭村
東西關張
東西程村
東至涑水橋二十里


北至榮河縣界四十里
黃河
婆兒村
北辛村
楊村
平宜村
小陳村
王申村
陶唐村
莫道池
卓逸村
張英村
辛村
潘西村
原上村
大堡
張郭村
楊范村
峩眉原
角杯署
吳王寨
北里村
上王村
南暘村
北暘村
東齊王村
小范村
后土營
孫遠村
髙堆村
丁庄
西至黃河中流四十里
夾馬口
太平庄
西窰兒
李家坟
石彪村
豆氏村
吉家營
清池村
浪池村
郭卓村
樊家營
西張村
東胥村
姚家庄
浪店村
張吳村
雲沖村
下豆氏
仙家庄
周吳鎮
辛民庄
峪南庄
菩薩村
寺后村
張包村
芦底村
積善村
樓底村
張村
七級鎮
宋家庄
東小張
任陳
西交界
下馬營
麻家庄
金家營
余家營
南古城
五姓湖

圖史由來久矣顧舊志疆域外何他不圖而惟城池也公署也學校也峨眉春雨之八景也予謂臨地當孔道短長百里為村落二百有奇戶口繁而不殷因依疆域舊圖遍隸四境村墅如負版也後之覽者或有感於斯圖

臨晉志總目

廬江王正茂纂著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　詰
仝訂

卷一
上篇
卷二
下篇
卷三
職官列傳

卷四
人物列傳
卷五
貞婦列傳
卷六
雜記上
卷七
雜記下
卷八

藝文

志議

杜生曰自太史公作八書班固易以十志列代沿之尚矣今作邑志曷爲名以篇予曰書志體裁大矣非敢僭也因思古自爲子者類以篇名一家之私言也予竊取之矣

杜生曰篇分上下得毋擬漆園之著內外橫渠之銘東西乎予曰偶然耳

杜生曰上篇數十六下篇數十四得毋取月之望也羸則十六縮則十四乎予曰偶然耳

李生曰序上下篇以次相及三十篇如一篇其擬序卦無疑也予曰凡吾所云云卮詞也鈴說也子何以是為拘拘也

星野吾不知也舊志云在參觜觿之次杜生曰二星之所暨者廣而臨僅百里繄屬之與全省何異叟其尺寸當在參右足之徼北因以杜生之議為篇

舊志疆域合虞鄉今以分縣後為篇李生曰允哉涑水以南皆入虞境雖中條王官之勝山川篇皆不得載杜生曰山不在高川不在廣精以格之民之庇

也
臨稱大邑城徧而池淺李生曰保障也不可不志
坊里篇舊載村數而已今以四德各依其方屬之李
生曰何謂也予曰視吾篇
杜生曰臨無百物聚而市肆亦通有無予因志之
志物產而愀然杜生曰材之生也不擇地何憾焉
田賦丁徭篇成李生曰何為及明代哉予曰詳所由
来使覽者悉其源流而寬恤之意油然生矣杜生曰
陸祿書之志靈壽也亦然

他志或有畧倉庫者杜生曰此在官在民之要也予
分為篇且詳焉
李生曰廨署僅志庭楹無謂也恤民興事於是乎在
予體此以為志
學校近修之即以近事為篇李生曰風教所倡往事
可逸乎予曰詳藝文雜記
李生曰水利見府志藝文雜記載之甚詳何以復為
篇乎予曰今昔異形也
驛傳篇成幾萬言李生曰斯篇載民累悉矣杜生曰

得毋已甚乎節之
有驛復有鋪驛遞以馬鋪遞以兵相助也故篇相屬
風俗載冠昏喪祭士農工賈歲時節令飲食衣服杜
生曰備矣
李生曰禮儀不可勝載曷為篇予曰舉一邑之要
李生曰秩祀徒載通用儀章直抄胥耳予倣古妄為
篇杜生評曰此集中之最也尚書曲臺文法兼具予
曰子言過矣
羣祀辨神人畧佛老杜生曰民以不迷

令尹師儒丞尉皆彙舉其名其賢者別爲傳此志之
通例也
志武弁並詳武備杜生以爲宜
選舉封蔭記姓氏例視令尹師儒篇
杜生見古蹟篇以古鑒之說爲不誣李生曰流連風
景誠何謂哉舊志有八景今當畧之
唐以平陽爲晉州予沿革篇謂臨晉者臨此而已杜
生曰唐都京兆蒲爲次畿地晉州於地屬望以次畿
臨望勢也第河東河西二赤地處河身仰視峨嵋不

見臨義惟桑泉爲自西而東高阜第一處上承畿輔
以臨晉州於義最顯予曰吾有說載雜記矣得子說
而更備

李生謂災祥篇何以簡予曰天道遠

杜生悉臨晉方音讀予篇曰未盡也予於雜記補之

舊志稱名宦予仍之李生曰古無此稱也易以職官
可乎質之杜生曰夫夫是也

李生曰職官列傳斷自明何也予曰金元以前吾不
得而悉其人也故不得而傳也

李生曰職官有詳有畧何也予曰無足異也舉一事而其人之精神見舉數事而其人之精神見古循吏傳可考也或有名甚美而事無據者不敢附會增益蓋言慎也

李生曰列傳叙事雜議論非體也予曰五代史非雜議論者乎李生曰五代史雜議論方望溪嘗譏之矣予曰望溪我鄉先輩也深於經學而論史或泥子試取其集觀之所傳人物清潔平近少沉欝頓宕之致以其不肯雜議論也杜生曰傳之有議論古矣適猗

氏郭生帶淮至為文以辨之其詞曰原夫列傳體式昉於丘明偶有發論假托君子盖論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無俟商確叙事有之論斷不必此外公穀之云公羊子穀梁子也史記之云太史公也與夫班固之賛荀悅之論東觀之序謝承之詮陳壽之評王隱之議何法盛之述揚雄之譔類於篇終論斷已乖傳體然而採其善者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傳文所無所謂事無重出也又

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為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其他議論之作多錄傳語畧加文飾習為故套殆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亦無貴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顧源流已遠必欲矯之反疑違例要而論之敘則為主斷則從畧說者曰太史公伯夷列傳其體可辨與曰此以論為傳是史遷得意之文正極變體之文也不可舉一而例餘也然則今志列傳其

體可辨與曰往志山川坊里岀賦與選舉職官等類
從無累九聚米演成連篇者是皆變體也傳亦何必
不變也然則其體當屬秦與漢與抑近代唐宋與曰
擬秦擬漢擬唐宋之體微論弗似也即刻意求似與
人共生活亦不過古人舊機杼耳夫善學者師心不
師道善畫者師物不師人減灶背水之法踵而敗不
若變而勝也世之為文者脚根不定眼毛隨人惟恐
不肖詡詡自謂古人復出此何異呼傳粉抹墨之奴
隸而謂之蔡中郎也豈不悖哉

李生曰他志分忠烈孝義文學寓賢今統謂之人物何也予曰凡此皆人物也視吾傳者無不可知其孰為忠烈孰為孝義孰為文學孰為寓賢也故無俟剖而析之也杜生曰左史之傳人物也無依類別名之例李生曰何以近有此例也予曰俗例也

杜生曰傳人物次以時代可乎李生曰史記之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以事相屬者也蘇代之附蘇秦李陵之附李廣以兄弟子姓相屬者也故不必以時代拘也予曰然

家元音兄謂節孝大矣何不入上下篇杜生亦疑之予曰事蹟著者入列傳矣無事蹟而徃志存姓氏者錄雜記上得之近日傳聞俟異時採擇者錄雜記下記以補傳傳以補篇也

杜生曰人物列傳有異舊志府志者何也予曰古有云矣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

李生曰列傳止贊董晉成德何也予曰以人重也李生曰司空圖范希朝不重乎予曰傳有未備以贊足之其美已盡於傳者傳即贊也其或有不必贊者亦

無庸我贊也
李生曰有論有不論者何也予曰意盡則止已未盡則論之
董晉事已詳於前人予為列傳時擱筆矣李生曰昌以昌黎行狀刪節成篇乎予曰有此體否李生曰在史記
李生曰焦端傳首張達房居士傳首張果何也予曰傳之有標冠也始於史記伯夷列傳之首由光也他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

上皆此例

杜生曰傳近時人有節取者乎予曰有杜生又曰未及傳之人有如所節取者乎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悉也故無傳

杜生曰舊志有墓誌銘何爲不載也予曰人物之可誌可銘者詳列傳矣

李生曰志之有雜記也如史之有雜傳乎予曰然

杜生曰雜記列舊志山川沿革等篇不似重出乎李生曰凡舊志所云云皆篇所未詳者非重出也不没

古人於斯為羨

李生曰史邦直荊州土諸記胡不入藝文予曰凡此諸記皆直書其事固未嘗以文也胡節錄曰提其要也

李生曰節孝有仍存舊志者有新增而彙記之者何也予曰未悉其人不敢傳亦不敢佚故記之

杜生曰婚喪諸論皆採自近時何也李生曰古者太史採風非採其近時者乎

藝文之志也或以地或以人擇其尤雅者故不能多

得也

李生曰成介懸寓賢也何為志其文予曰此忠臣孝子泣血之篇也不可以佚今於臨得之即于臨志之

李生曰藝文之志也皆有關於身心政治者也王慕適之史序李鄰園之詩序何為而志也予曰二子邑之文學也其文固不可没也李生曰何為繫之篇末也予曰文藝末也

山川古蹟不載虞鄉而人物藝文備載者山川古蹟不虞其湮没者也人物藝文則恐久而無徵虞尚無

志也存之以備他日文獻之考

上篇叙

志首星野疆域天地者萬物之祖也天地位斯山川奠山川奠郛埭池脩由城邑而坊里由坊里而市肆物產於邑乎滋物產滋而田賦

丁徭出矣有徭賦所以庫貯有庫貯斯有倉貯皆理民財也署廨治民事學校教民倫水利導民農驛傳恤民力鋪舍達民情敘考之予備已是謂上篇

上篇目次

廬江王正茂纂著　受業太谷杜昌炎

陽城李　詣　仝訂

星野篇

疆域篇

山川篇

城池篇

坊里篇

市肆篇

物產篇
田賦篇
丁徭篇
庫貯篇
倉貯篇
廨署篇
學校篇
水利篇
驛傳篇

舖舍篇

星野篇

有謂蒲屬觜而臨附之者非也觜體甚微雖度有三而今已漸入參宿則幾難分其度之所屬惟是其體居參之北則當河之上游吉隰諸州峯巒𡸣崒之處不當屬之於臨又或謂河東入張一度夫張為周宿地屬河南惟中條之陽永樂芮城諸處其氣候陰晴與河南近若漸北而永濟臨晉則其兩暘每與河之西不殊而河南未聞焉則云張一者僅雷首之東岸而臨不與也予自令臨以來每詣蒲郡西眺大河見

其汪洋無際日色映之晶光照爛直與銀漢精萑同
其炯徹信乎與東井一界之天河應也因是仰觀元
象默計熟籌天之一度當地二百里強臨去大河之
岍不及百里而中條一帶即參宿之南境自臨迄中
條亦不及百里然則其衡度當在參右足之微北而
其縱度則入井之南度濱漢不遠也考星野者驗之
氣候稽其分數當必有辨之者

疆域篇

邑西北猶舊也東南析於虞距涑昔之畫者曰天成之界盖取土疆山域澤疆水域之意乎然邑東南水域矣西北則何山何水域之哉舊之沃壤在東南虞分而臨瘠矣故臨之人興言疆域悽然也予曰因革自古有之何異爲疆雖瘠有疆有域也且古者建國居民晝疆而理豈昔未分之疆可理今已分之疆不可理乎瘠而肥之在司牧之補救而已爰是度原隰量遠近東至于郇城猗氏古郇國也與臨交界二十里至猗氏縣治四十里南

至于虞墟虞鄉古虞墟也與臨交界三十里距涑水河又東南至于虞墟治臨至虞鄉治六十里西迤為雍州雍州陝西也逾于河至于郃陽西至黃河三十里至郃陽界四十里北至于汾陰滎河漢汾陰也與臨交界四十里暨西縣西北亦與滎河交界相距三十里又東北至于介山介山在萬泉縣南二里邑距萬泉縣界六十里至萬泉縣治九十里又西南至于河東邑永濟古河東縣也距臨晉二十里交界七十里至永濟縣治凡四境之內廣五十五里袤七十里褊壤耳以大邑稱謂其地衝而事劇也嗚呼瘠則信之其大幾何縱其有指供餼實多量地任力猗歟匪那

山川篇

閻嘗泛觀周覽志在山川有謂予者曰在昔臨虞之未析也東有王官之瀑北有峨眉之煙南有百梯之葉西有五姓之船（舊志謂峨眉春雨五姓漁舟方山積雪涑水橫橋百梯紅葉古城落雁靈峯皓月王官飛瀑為八景）迺者分符割地（謂虞鄉既分也）自北而偏（臨虞偏在北）亦有大嶷小嶷桑泉瀵泉翠微藍蒀渺淼清漣予曷不槖筆韜札泝流嘯巔且枕且漱言邁言旋遣辭秉簡以高耀乎陳編予曝然咲喟爾奮曰予之志山川也美風景乎哉夫古所謂封濬而陟翕者何也

謂其能降雨而出雲豈曰目遊而懷騁慨玆魁滌之山川（時值旱祈雨）恐瘨我甚者洒不栗而不穎走雖不德亦憫民社而心梗矣將佇元覽顧情志携笻躡屐登放酣歌以逞乎抑將次第山川載申祈禱為爾煢煢者請也請禱於嶷山曰惟爾嶷山大小鱗次於傳有之曰三曰二（嶷山在縣治北三十五里五朝志及通考金史皆云有三嶷山惟明一統志書大嶷小嶷）沾潤黔黎厥有靈寺（舊有龍寺禱雨輒應）咎值恒暘向隅隕涙神豈不知神司何事請禱於峩眉曰惟爾峩着之崗肇聞喜北繞猗氏陽邇桑泉之左帶榮河之旁

抱含欲吐迄河濵而溟欝者誕孕此邦之靈淑曷不綏福而降康請禱於涑水曰惟爾舊有厥水出横嶺迤聞喜（涑水源出絳縣横嶺山伏流而出西經聞喜夏縣安邑）夏安泮汙猗臨渺瀰臨之東南流二十里（涑水經猗氏者縣南六里經臨晋者二十里）究渾智光（村名）水頭貫底（皆村名涑水經處）湖游從之胥村城子（皆村名涑水經處）由薄落而五姓孟明尾閆於河而未已（涑水自薄落頭諸村入五姓湖達孟明橋入黄河）惟兹水之翕潨曷不作霖雨起蛟螭而溝澮之涸如此（近年涑水溝渠皆成涸轍）請禱於張揚曰張揚之豬為五姓湖界會三邑曰永臨虞（五姓湖在永濟

東三十五里臨晉西南四十里虞鄉西北三十五里三縣界會處也平陽舊志云湖旁有五姓居之故以名湖亦曰五姓灘其過解東而南注也東張西張合其派五姓湖即古張澤水經云涑水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揚池鄘元注云涑水又西南逕張揚城東漢書之所謂東張矣曹參與韓信東攻魏將孫林遬軍東張大破之即斯城也南陂西陂衍其途涑水又西南屬於陂東陂世謂之曰晉興澤即鴨子池西陂即張澤昔之淪而泒者河東道喬光烈蒲太守周景柱修涑水姚暹二渠事在乾隆二十年今且塞而汙匪塞而汙旱甚鮮濡顧爾湖神毋溢毋淺引濁揚清澶湉漫衍膏我黍苗奠我疆畎桑瀵佐靈於乎不顯桑泉詳沿革蒿瀵泉在縣西三十里黃河吳王渡岸側榮河郃陽俱有瀵泉明一統志云瀵泉有三一在同州一在

邵陽一在臨晉或曰子之志山川也似祝似嘏如怨如怒哀響雜臻非志而賦耶予曰靈均之騷建安之七意有悲傷應聲而出況山川鍾天地之靈奇同社稷之保恤視蟲蟲而若無知得不告之以苦疾若鏤風月而組雲霞則有幽人墨客之繁詞非司牧者所能殫述也

城池篇

邑枕峨嵋崗周三里二百三步高二丈八尺址丈壕深丈門四東曰泰和西曰慶豐南曰中條北曰峨嵋孫宗元增修時改門額東通陽西福潤南拱條北迎恩唐天寶二年築也隆慶時黃茂易堞以甎厥後史邦直高惟岡閔自寅孫宗元相繼繕脩土厚而基寛故能久自堅拄然予重有感者邑古戰場也城為墟矣惟明之世民户稍殷縉紳接踵豪家甲宅巷陌雲連市衢耀綽楔之觀池館發喬鶯之韻斯邑之盛盖有可言迄乎闖氛駘蕩焼掇焚杅我邑人用弗

能保聚郭內外户不及千餘介次旗亭半為畇犁之所蕪城之賦豈不傷哉於是有為形家之言者曰邑之衰旺地脉之轉也當開新南門而塞其舊不數十年塞新又數十年仍塞舊高惟岡廢南門瓮城開新塞舊閔自寅重築南城樓徐煜塞新徐炘塞舊予於邑之薦紳耆老問故皆不知環而問於予予曰吾何知哉謹封守時啟閉予之事也戒繭絲勤保障予之責也予不斂矣後之君子有裕以民寧者乎成城已

坊里篇

在城曰坊附城曰廂鄉都曰里俗呼也今仍之臨自析虞以來坊廂不改而里去其三之一有奇余取舊志削其已去者而命存者以名盖仿畫郊表里之意云爾坊廂曰在城里古也四關屬焉小村與城南二庄俱屬焉余甞周覽郛郭乘闉闍而望烟火不及千家闤闠不及一里坏垣無磚石之甃覆櫶皆薜纍之庬蕪蔓罥縈糞壤填噎未甞不儻然失悄然駭也曰何斯邑之呰窳哉由城關而歷鄉都比落鮮少潟鹵

為多遥而矚其堡若土缶然即而視其所有官然空然如懸磬噫匪貧也其儉也安能舉遂首枵腹之衆而驟偕之大道乎然而民生不易申勸用休因以仁義禮智名其鄉欲吾民重四德以名百祥亦管生張四維之意也在東之里曰仁首仁一里村十之成數也言成民為先務也白堂水頭大庄小庄店頭渠下東任上西任上下朝衛家屯

仁二里村七城東城西東馬村馬村屯樊橋鎮樊西堡樊北堡

仁三里村十二東帶西帶南觀底北觀底中觀底景家庄石家庄北景庄卓兒村好義村樊東堡樊南堡

仁四里村五吳家庄韓家庄南大陳北大陳泉兒杜村

仁五里村九南王北王賈村去村

許家運高家運令狐村令狐營許家庄仁六里村八寺前寺后亭東村坡生村亭東庄陳平庄鹿皮窑霍村仁七里村九回龍北非武村上村東張家營盧家營西里屯程范屯東閣頭仁八里村四廉家窑卓里村西將軍屯東將軍屯凡在東之村六十有四水頭觀底城東城西近涑水雖平昔無溉浸利遇漲則廝渠以資灌胥役挠之借官道而攫利也余與父老約水至則以板為杓下流不壅上行不渟居者行者皆利焉父老領之當永此例以杜後擾惟是東人之得水者村不過四五他皆燥土且村多纖小如南王回龍僅伶丁數户一經過之惻然有隐也樊

橋之衢西北二堡謂樊橋鎮與西堡北堡發匱探囊者往往而有帶村卓村亦如之此當責之鄭鄙之長余撮東之大勢言之人心靜厚馴風醇醲無梟獶而恣嘷呷者無狂趭而逞獷獥者純純常常者士也填填顛顛者氓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比屋聚族連屬其鄉此古之所謂仁里故命之以仁也言仁必及義請命之於西西近北坡染土之惡睚眦而勃蹊蹖跼而衝踦詣官則飾小說而不顧理如潘西石彪角盃其民似病瞀者惟雲重菩薩緯有古絃誦風故謝太史姚吏部

皆以學顯其後亦代有文士乃菩薩户繁而駮居半盜驢齒攜捕者亦時時訟周吳張吳吳王鷄樊類是潘西七村有艤舟役協濟陝西且歲出蘆葦供驛與倉以有灘利故役之然節省調劑在良有司矣西辛得石炭利亦以供官雖給值不無僦載累亦當恤也義有十里曰義一里村三潘西張郭楊范義二里村四吳王姚庄浪店西章義三里村九太平庄前胡家庄后胡家庄雲重窑兒上李家坟西齊王石廒浪池義四里村六角盃清池張吳原上吉家營西張家營義五里村七郭庄周吳東答西答西張西周吳周吳鎮義六里村十土牌東孝子西孝子皮士社香考早村考早營奇嶺庄大

槐庄西庄、栢義七里村四張留積善張留南營張留東營義八里村十三辛豐鵶樊太豐峪南趙張北里營周吳營樊家營新民庄黨家庄新城庄求樂屯樓底屯義九里村四富勤庄張包村上實氏村下實氏營義十里村三樊哲寺后菩薩凡在西之村六十有三南鄉有禮讓風故命之曰禮地無上腴稍沃衍者得桔槹之輸灌也如城子埒胥村等處戶亦間稱小康資富能訓如過船樊橋城子埒胥村皆彬彬焉通而不失於兌其遊心於禮之和者耶聰俊之士揮翰吐珠似毓中條涑水之秀其里有十與西並曰禮一里禮二里村皆六北連南連中連文極南王馮家庄屬禮一里東北王西北王上

永德下永德留上村留上營屬禮二里禮三里村十七級村七級鎮小張村小張營府家庄田家營鮑家營呂之營毛家營金家營禮四里村九內和楊村柳池盤石南下朝辛庄里三合庄內和營靳家營禮五里村七過船黑順令助牌首孫家庄董家庄樊橋市禮六里村十東程西程王肖永樂東吳西吳橋南南姚鮮村程村禮七里村四東五姓西五姓五姓屯古城村禮八里村六陳村杜村宋家庄文家營下馬營樊橋村禮九里村四勝光村東開張西開張東開張營禮十里村四胥村吉令城子垿村城子垿營凡在南之村六十有八東西五姓稍藉湖灘利然無足多者開張數村有柳枝役夏日供馬號公館涼棚之用胥吏緣為小奸當穡也七級之鎮博塞以遊牌首永德草

竊所匿此不以禮者也當糾之以刑北方寡學者故儒士不及焉然近亦間出惟地勢坱圠畛畷窸窣異等民俗遥蕩恣睢媟媟晦晦向者平宜王申諸村慰瞽焚和喧呶不靖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為坊里大絯予曰此蔽蒙之民也其作也鳥不擇木其仆也獸不擇音豝豵雷硍囧可踢趹将柰何哉然而君子之馭國也毋束縛毋馳驟導以柔巽化其頑果此克剛之道也故猖獗者静不此之務而專以刑是欲去壅嘎而塞其竇也謂非商鞅李斯之門徒哉夫小懲湯

方大惑易性故欲去民惑者必先復其性目徹為明耳徹為聰心徹為智欲復民性者必先徹其心余之命名於北曰智為欲徹其心而復其性也智里十有一村五十有九智一里二里三里各五村宅子王申平宜北呇小陳屬智一里宏土小樊東齊王柴家庄韓高庄屬智二里孫遠村潘家庄柳家庄后土營六條道屬智三里智四里村八義堂陶唐婆兒村婆兒庄莫淘池甘露園陶唐庄古今屯智五里村七坑東坑西南暢北暢上王堡里齊家庄智六里村三趙村馬村北辛村智七里村五泥坡嶺后道場東福壽屯西福壽屯智八里村八東庄阜逸上阜左家庄陳家庄張家坡李家坡高家坡智九里村四柳村北張周家窑趙家窑村智十

里村四舯子村西窪里樊家庄靳家庄智十一里村五樂善高堆丁庄羊村崔家姚村村終之以五者天地之數也體天地之理以類坊里之情故仁義禮智於是乎全矣然而蹩躠以爲仁者非仁踶跂以爲義者非義摘僻以爲禮者非禮偷竊以爲智者非智必也爲民牧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由是洞達胸臆膠漆肌髓四境之内闔節脉理相通爲一以一邑爲一身四德全而百祥至天無恆暘時久不雨旱地無伏陰人無疵癘物無夭冥上以宣

聖主之膏澤下以成官民之福應則亦洋洋美德乎此坊里之太和也或曰子之論旁魄而覃訏矣毋乃誕而寡當乎予曰古之人有布衣刑於家太和有象者矧一邑乎哉然以予言之猶蓺之當車也願以告後之宰坊里者

市肆篇

蓋聞廓三市而開廛籍九道而列肆質人廛人掌其稽胥師賈師聽其治恃泉府之流通物紛紜於介次降及後世法雖踈於古人亦有通都大邑品物殽陳商賈駢坒絲賄翕臻軫連轂擊隐隐鱗鱗固亦市肆之壯觀也未若斯解臨為解縣之湮淪盖其稟良而鞠苦也務齷齪而算顧匪塊麗而堂皇嗟厥裁之不廣豈地道之靡光側陋迫脅世世常常試撮言其景象為弇鄙之推詳有典鬻者裋褐鞋鞋膏鍋刈鐮栲栳櫃

秫之收藏也有鐵鬻者剌鋮轂釭業鋸榷錘釘鏇鏨錚之鋪張也有麥黍鬻者肩䴷餑饅餦餛飣餖𩝐糜餑𩝞之芳香也有繩鬻紙鬻者麻縧草索布幡楮錢絢纏擣抄之游揚也裨販百金則高眶掀髯屠沽一啜若玉擧金觴此皆市肆之纖儉而鬻者求者已成自古之康莊然而未已也亦有七級樊橋城西城子聚集閧塲斗桶相倚臨有十集曰西關七級樊橋城西城子埒夾馬口卓里角杯周吳宋家庄今舉四集以槩其餘日別雙單集分雙日單日期分六七集期有逢六逢七者從一至十各集各分其期凌雜米鹽陳列銚耜夏茄冬瓜秋桃

春李買梏釵以為粧咀桼椒以為旨衣縣鶉而罷勉有無駕罷牛而往來倚徙於是富中之甿輕薄之子覛而嘆之曰市肆若彼市集如此將敝敝而何止也予曰吪避毋箕口民勤斯嗇嗇斯久嗇者固窮奢者速朽衣皮茹血謂非上古之敦龎茅茨土堦謂非中古之篤厚吾民乃陶唐之遺也願取山樞蟋蟀之篇向市人而鼓缶若夫醵錢社會舉國如狂淫聲煩手慆堙不臧獶雜子女習焉若忘（社會婦女羣遊觀劇當禁也）斯乃俗之敝也願立司市而導之以義方

物產篇

歲在癸巳六月徂暑三旬不雨甚以狂飈禾偃蹇而將枯物物紛紜而寡潤蕎吪寤歎都遂禳祈余職在親民能無心悼適因煢旱志及物產旁引交通愉意戚志非以愁苦為工也哀哀之音或者動蒼蒼之聽乎倡曰跪敷衽以陳詞兮願下民之無飢孟夏之登有幾兮匪九穗而兩岐何稷黍與粱秫兮被颮飀之慘酷寡比戶之一鍾兮迺更隕茲嘉穀菽荅䕡莽而相望兮孰共峨眉而舂糧棧無留兮豇弗蔓孰以峰雙

為糗芳黃豆何以作腐兮胡麻又何以充腸倦步馬於原田兮延佇乎吾將反悵振槁於百晦兮問滋榮於九畹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爰刈楚葵既無可采兮謂灰藜其不可佩蕪青萎而疇起兮敝胡荽之纚纚瘁陸草與菠薐兮攬蒿芥而無藥芳與澤其雜糅兮用索黃芽於晚菘蘆菔種異而可餐兮求薯蕷於山峯菜伯其和旨有兮豈本種而能久思渤海之廣種兮信當年之有守彼大胡之間小兮余固不解此算頗也荼薺何異甘苦兮慘不知其故也樹瓜

華而可齕兮或宜夏而宜冬彼蜜筩其洵美兮豈車
篝之重重南蕃之種離離兮共落蘇而縈塈尚縈花
之未落兮孰求美而釋汝紛吾遍採此瓜寔兮洒擥
百果之具繁桃李之占歲穰兮遺吾道乎郊園思朱
仲之照鄰兮匆若天台之乏食惟杏林之有榖兮相
觀民之計極何十斛之有脯兮孰以兩顆為千鍾蒲
萄縱有乳兮誰能遍哺乎三農烏椑聊以果腹兮謂
天漿其不可挹棗攢攢而餽遺兮豈如瓶之可拾何
所獨無芳草兮苜蓿連根而夾道葦荻延蔓於河濱

兮衆取林於秋老皆民利之所聚兮比稼穡之維寶編馬藺而可席兮采蒻傒而閩香毋賦茅茹而為擾兮鑒往事於武昌蓬蕭之為蘗醜兮固樵蘓而可爨也訪灸艾以療瘨兮洒值為此薪炭也柏參天而聳栴兮汔不覩溜雨於霜皮檉柳不偏於沃土兮云何得號為雨師長楊兮宜梁紋楸兮匪線撫庭畔之虛精兮想民情其可見民怨慼而羣禱兮桐胡無乳而無雲求中年之馴雉兮怨墉下之䰙聞望穀桑而非穀兮翳為布而為紙靈椿與散樗兮曷不去惡而即

羨睇白疊之離披兮豈采擷之無資臭苴之異雄雌
兮綠麻紛其相遺齵齴各有所適兮蜜與蠟兮隱涵
輝物繽紛而變化兮喟憑心而歷玆班陸離其上下
兮折瓊枝而慕之惟衆卉之芳菲兮掐牡丹為富貴
富貴其不可求兮衆曷薰心於姚魏彼將離之在揚
兮為昔日之民殃胡赤泉之犖确兮亦睹玆紅紫之
餘芳玫瑰雜飴而美食兮莫儕司里之供億月季應
時而吐紅兮攬風霾而有菜色迎春兮緋緋刺紅接
兮刺牽衣惟蜀葵之脩翹兮傾太陽而瞻依意躊躇

而搔玉兮畀鷄冠之陋俗鳳莫雜乎幽草兮萱莫憂乎心曲指朝菌之為宵小兮香不臭乎檀梅垂絲妖嬈而艷麗兮余何用乎行媒紛畫錦與裁青兮方偃仰乎花之石竹忽壓力穡之無秋兮霜頹摧而伊誰餐菊性引頷而盼映兮毋遂焉而逢殃恐大有之或艱兮致宿鳥之無粮彼朱朱而祝祝兮常踟旦而稽時雁峩峩而首傲兮鳧呷呷而行遲斯閭閻之常畜兮樂孕字之恬熙彼郭公之拂羽兮来黃離與黑燕業呼農而看麥兮謇不謀乎秋荐鷄附草而為匹兮

烏反哺而能慈兮仁義之一體兮豈微物之無知飛奴之性淫兮風鳶之性鷙淫者無誨我民兮鷙者無傷吾穗恚烏鵶之不祥兮嗟啄木之如刺彼訓狐與鴟鵂兮何造物之寵茲非類因飛鳥以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憚猱升而緣木兮婞不醜夫牛羊牛力耕而弗護兮羊墳首而傍徨房駟不靈於阜櫪兮豈耳公之可超驤豝豚失水而違性兮犬渴奔而濵死苗就槁而無可害兮鼠將曷從而叩齒騾無乳之可滋兮狐更無憂乎濡水方諸其不可取兮狡兔何須乎

明視羌邅回而不息兮將往觀於五湖湖不可索升斗兮鯉王搖尾而何趨謂銀絲其無可膾兮謂鰻鱴其不可釣擊社鼓而將敝兮蛇鱔于何而遠趖堤獨守此無澤兮氣沉抑而悲中竊慕詩人之遺風兮聊托興於雕虫彼三化之為蠶兮或似虎而似馬維黃絹之粗悪兮嗟民利之已下蜂衙之釀蜜兮不可以御窮促織之催懶兮不可以代農功蝶翩翩其抑翅兮蟬嗷嗷而同聲蜓飲露而腹滿兮螻蚯啁哳而低鳴春秋逴逴而日高兮曷不借飛凰之巨爪仙姑翁

翃而穴處兮焉能極夫遠道蝸牛結殼舍而不遑兮夫何以責其捷巧將以宵光為明兮明耿耿而無聲將以蚍蜉為道兮道戔戔而細微將以綱公為賀惡塵網之多非將以泥蝦為樂兮陷泥淖而安歸孰以蟾諸為不死兮高莫闚其霓羽惟蠐螬與蟯蛕兮競逐尢於下土鼠婦與土鼈兮何多而不潔也螫而混蛆兮何更生此毒蠍也謂蠍虎之食蠍兮何更毒生而毒滅也叩頭之虫何罪兮乃稽首而不遑覓當之虫何畏兮乃盍穴而深藏簑蝙蝠之晝避兮乃

陳思所罵喹螳蜋舉足而搏輪兮汩不知其進退何營營之青蠅兮乃亂色而亂聲蚊蝱嗜膚而得計兮胡銳喙之依人覽察微物其猶未得兮將舍意而曷伸惟大造之廣生而並育兮期毋降沴戾于斯民少歌曰有飛潛兮有動植兮蘊隆蟲蟲於邑無色兮我籲我民有力有食兮我守我官求牧無玷職兮亂曰田邑千畛人阜昌只

聖人在上德澤章只儵忽雲霓雨滂洋只稿勃然興歲豐穰只億萬斯年庶物康只

田賦篇

邑之利病田賦其大端也予始至臨問賦量鄰長鄙長挾冊而前予手披心稽知其水葦平坡砂鹼花鹼湖灘各異名原額新增民地軍地各異數夏麥秋米絲絹馬草各異征大旨不外乎禹貢之九等周官之一易再易而瘠薄之壤民力多艱人人皆有瞻仰痌瘝之意予曰有上地乎曰水葦地為上然今之存者叁畝而已其舊則捌頃也（水葦地盡分于虞存者叁畝捌毫零明之舊額水葦地捌頃肆拾壹畝柒分壹厘零每畝征銀壹錢壹分零）上平地次於水葦者也

中平地次上平原額上平地壹千壹百玖拾頃捌拾壹畝捌分每畝徵銀捌分貳厘零中平地陸千壹百叁拾貳頃伍拾肆畝柒分每畝徵銀柒分捌厘零花砂鹻坡地全砂荒鹻地皆瘠已原額花砂鹻坡地伍百伍拾柒頃叁拾叁畝貳分零每畝徵銀肆分捌厘零全砂荒鹻地壹百柒拾叁頃壹拾壹畝叁分玖厘零每畝徵銀貳分貳厘零湖灘地有上中下之分田之出沒視水之長落原額湖灘上地柒拾壹頃壹拾伍畝貳分七厘每畝徵銀肆分陸厘零湖灘中地肆拾貳頃肆拾肆畝肆分柒厘零每畝徵銀叁分零由明以前凡地捌千玖拾肆頃捌拾貳畝有奇皆萬歷時清丈之數視明初已增矣予統計臨田中地多於下地下地多於上地所謂厥田中下者也賦之名曰

夏麥絲絹折徵銀柒千柒百壹拾貳兩陸錢陸分伍釐零曰秋米折征銀叁萬玖千玖百捌拾肆兩柒錢捌分壹釐零曰馬草折征銀捌千叁百玖拾柒兩貳錢柒分陸釐零曰驛傳站銀伍百二十一兩肆錢捌分柒釐零曰鹽丁除站銀貳百壹拾柒兩陸分零曰加增絲絹銀伍兩捌錢伍分萬歷末年每畝加賦玖釐曰玖釐銀得銀七千有奇凡明之賦陸萬柒千捌百柒拾肆兩夫明自嘉靖有清丈地畝之詭田賦已倍其數萬歷間立一條鞭法以正供雜派為綱地丁之額列於後變古者量入為出之意而量出為入矣玖釐之增當其時民未嘗不以為異久亦習為故

常視同正供

國朝定鼎以來明之荒地荒糧豁免者不一而足忠厚開基民命永賴矣順治四年祝大中丞請蠲免荒地肆百貳拾柒頃零陸拾貳畝七年墾地貳百壹拾頃零拾柒畝十三年增地壹百捌拾肆頃零肆拾貳畝肆分十四年縣令孫宗元清丈民田得地叄百捌拾捌頃零伍拾肆畝或減或增其賦以田為等康熙元年墾地壹百叄拾玖頃零捌拾畝五年楊大中丞請蠲免荒地壹千柒拾玖頃零叄拾畝六年定地陸千叄百頃零陸拾叄畝玖分征銀伍萬肆千

貳百捌拾兩零貳錢壹分夫臨之地盈縮以柒千頃為率
年而鐲至壹千餘頃之多
國家之厚德深仁所以潤及蒸黎者大矣哉故臨之人
到今無不感動欽歎傳頌稱説於勿衰康熙九年發
到南兵墾地叁拾玖頃十六年清隱漏得地貳百頃
有奇晉府更名田玖百貳拾柒頃雍正時墾地肆拾
貳頃有奇其賦皆有差盖自臨虞未分以前凡地捌
千肆百叁拾伍頃有奇征銀陸萬肆千玖百貳拾肆
兩有奇涑水之南分入於虞去民屯田叁千壹百叁

拾伍頃零肆拾捌畝銀貳萬叁百肆拾貳兩零柒錢叁分本邑存田伍千叁百壹拾頃零叁畝叁分征銀伍萬肆千伍百玖拾貳兩零壹錢壹分雍正十年至十二年墾地玖拾伍頃零肆拾畝陸分征銀伍百壹拾伍兩零玖錢叁分河灘地壹百壹拾貳頃零玖拾叁畝玖分納粟谷壹百柒拾陸石零柒斗陸升係折色併平陽衛屯田壹千玖百叁拾捌頃零叁拾壹畝玖分凡今本邑之地柒千肆百伍拾陸頃零貳拾玖畝柒分嗚呼臨田近涑水東南者得灌溉利邑之人以為上腴今盡析於虞則他邑之中地皆臨之上地矣予嘗周歷郊坰附郭地皆平原較通

邑得十之一雖少灌溉厥土惟中北坡析縣之三素稱磽确以多溝多坡故其餘廣曠之野彌望如一肥磽視勤惰為差邑之民田八軍田二軍田者昔屯田也俗謂之護軍地與民田相錯肥磽無異而糧最輕邑之雜差皆以糧為準故民地苦於軍地予為均之邑稱便焉今之賦法有八曰水葦賦地叁畝捌毫每畝征銀壹錢貳分陸釐零曰湖灘賦上地叁拾伍頃玖拾玖畝伍分叁釐零每畝征銀壹錢壹分中地壹拾捌頃肆拾叁畝壹分捌釐每畝征銀肆分零曰平地賦上平貳頃叁拾壹畝肆厘零每畝征銀玖分貳釐零中平肆千柒百肆拾貳頃拾玖畝叁分伍釐零征銀伍分捌釐壹曰花坡全砂

賦花坡地叄百玖拾陸頃貳拾伍畝捌分陸釐零每畝征銀伍分捌釐全砂地陸拾伍頃叄拾玖畝肆分柒釐每畝征銀叄分壹釐

曰砂鹻賦地肆頃柒拾柒畝叄分貳釐零每畝征銀貳分玖釐

曰晉府更名賦上地壹拾柒畝肆分捌釐零每畝征銀伍分中地壹拾貳頃肆拾柒畝柒分捌釐每畝征銀肆分下地壹百貳拾柒頃貳拾玖畝伍分叄釐每畝征銀壹分叄釐

曰粟米賦征米上地壹拾畝每畝征米伍升河灘塞地壹百壹拾貳頃玖拾叄畝玖分貳釐零折粟壹百柒拾陸石柒斗陸升叄合米壹百陸石伍升柒合零

曰屯田賦屯田地壹千玖百叄拾陸頃貳拾叄畝玖分伍釐征糧柒千肆百捌拾捌石九斗陸升玖合貳勺零折征銀伍千玖百捌拾玖兩玖錢壹分壹釐零屯田下地貳頃捌畝壹釐零征糧肆石貳斗陸升貳勺零折銀貳兩捌分零

凡征銀伍萬壹千壹百兩有奇平陽兵米之賦折征銀壹百玖

拾兩有奇此額徵之外者也本邑粟米伍斗折銀錢本邑粟穀壹石柒拾陸石柒斗陸升零每穀壹石折徵米陸斗每米壹石奉部定價銀壹兩捌錢竊思田賦之額當視民力為上下古者所以有上錯中錯下錯之謂也余考州縣征糧之法輕重懸殊求其故則因萬歷時嚴丈量之法有司不敢欽額各以原額之糧派於所丈之地地寬則糧輕地窄則糧重臨民不知其所以然其祖父所傳之地往往不足而侵其鄰俗謂之地短搜鄰問其鄰之地則又短矣售地者原數不數每地盡而糧不盡謂之包空累其身以及其子孫

逃而絶則以累其戶與里孤獨老幼無不糧之人墳墓廬舍無不糧之地開撥一端則又滋猾胥之詭寄飛灑冊書之數黠者徃徃去籍而耕牧民者欲求民利病所在而調劑之可不於田賦加之意哉

丁徭篇

今上軫念民艱洞悉情隐乾隆十一年丁歸地糧三十七年停編審凡自明以來三等九則審編均徭之弊法胥革吏民無不拜舞歡呼道揚盛美曰此千古所未有也臨土瘠差般無丁累煢煢者攸賴不知者謂丁歸地糧則力田者有丁逐末者無丁非法之善夫逐末者豈盡無田耶且逐末者大抵皆東西南北之人時往時来之地無田矣其土著豈無田耶果無田而逐末則窮人之無歸者耳宥之何不可況昔之按户

而求丁者依然力田之氓也又何嘗向逐末者求之哉編審一節不過依舊冊繕寫徒煩往返之稽駁而已書吏手翻上下助富虧貧豪強隱匿而貧無立椎之阯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以逼其役值甚者轉徙流離身亡戶絕而欠籍不能除昔之言丁糧者曰丁倒累戶戶倒累里斯言痛哉

國家惠政多端徭役繁煩崇簡尤為善之大者萬年有道之長其基於此矣然則丁徭之法畧之可乎曰不可也自明以來有民戶軍戶鹽戶雜役戶分上中下

三門於是有原額丁壹萬捌百伍拾捌丁上下則壹丁征銀壹兩貳錢伍分捌釐零下上則壹百柒拾捌丁每丁征銀玖錢貳分柒釐零下中陞半則壹拾陸丁每丁征銀柒錢壹分捌釐零下中則肆千伍百肆拾丁每丁征銀陸錢壹分捌釐零下下則陸千壹百貳拾叁丁每丁征銀叁錢玖釐零

有新編丁順治十二年清出壹百玖拾柒丁中下則壹丁征銀壹兩貳錢陸分肆釐下中陞半則壹丁征銀柒錢叁分叁釐零下中則壹拾叁丁每丁征銀陸錢叁分貳釐零下下則壹百捌拾貳丁每丁征銀叁錢壹分陸釐零順治十三年清出肆百叁拾丁下中陞半則壹丁征銀柒錢肆分捌釐零下中則貳拾玖丁每丁征銀陸錢肆分陸釐零下下則肆百丁每丁征銀叁錢叁分叁釐零

有鹽丁康熙十六年清出壹百叁拾叁丁下中陞半則壹丁征銀柒錢柒分伍釐零下中則柒丁每丁征銀陸錢柒分伍釐零下下則壹百貳拾伍丁每丁征銀叁錢叁分柒釐零

有修築鹽丁雍正六年

清出壹百壹拾肆丁俱下下則每丁征銀叁錢叁分柒厘零

有屯丁柒百叁拾貳丁照額歸民戶上上則壹丁銀叁兩貳錢叁分肆厘零上中則玖丁每丁征銀貳兩捌錢肆分肆厘上下則貳拾丁每丁征銀貳兩肆錢捌分捌厘零中上則伍拾玖丁每丁征銀貳兩壹錢叁分叁厘中中則伍拾丁每丁徵銀壹兩柒錢柒分零中下則壹百貳拾丁每丁征銀壹兩肆錢貳分貳厘下上則壹百柒拾玖丁每丁征銀壹兩陸分陸厘零下中則壹百玖拾玖丁每丁征銀柒錢壹分壹厘下下則玖拾伍丁每丁征銀叁錢伍分伍厘零

有晉府更名丁百有壹丁各征不等共征銀壹拾捌兩伍錢捌分肆厘零

有紳衿優免丁玖百陸拾貳丁半順治十四年清出俱下下則每丁征銀叁錢壹厘零

有吏承優免丁壹拾貳丁順治十五年清出下中則壹丁征銀柒錢壹分叁厘零下下則壹拾壹丁每丁征銀叁錢陸厘零

有不應優免丁肆丁康熙十二年清出下中則貳丁

每丁徵銀陸錢柒分伍厘零下下則貳丁每丁徵銀叁錢叁分柒釐零有加增丁順治十五年增織造綾絹工費銀貳拾貳兩伍錢玖分貳釐凡壹萬叁千伍百肆拾叁丁半各征不等共征均徭並買辦本色顏料加增地差織造等項共銀柒千叁拾壹兩壹錢陸分零乾隆十年歸入地糧徵收額外徵匠價銀肆拾叁兩捌錢壹分捌釐亦攤入地糧徵收凡茲條件縷分而晰存之守土者可以知民力之普存而惻然其有隱矣予稽臨今日之戶貳萬柒千口壹拾伍萬古者力役之征家出一人臨之戶去紳衿吏承老弱鰥寡以及無業之民當不下萬餘戶其堪應夫家之征者不過一萬數千戶

國朝永不加丁臨之額丁壹萬叁千伍百肆拾叁征銀柒千柒拾肆兩蓋依然古者家出一人之法也雍正八年以前戶冊漲沒不可盡稽舊志所載丁徭以康熙二十二年為止迺竝繫之篇末

國朝原額叁萬柒千陸百四丁均徭銀捌千貳百柒兩肆錢叁分捌釐零順治五年審編實行差壹萬陸千捌百陸拾玖丁徵銀捌千貳百柒拾壹兩叁分捌釐零內均徭幷地差銀捌千貳百柒兩肆錢叁分捌釐零加增胖袱銀陸拾叁兩陸錢十二年除優免捌百玖丁半實行差壹萬伍千玖百叁拾陸丁征均徭銀陸千捌百叁拾捌兩叁錢伍分叁厘零地差銀壹千肆百叁拾貳兩陸錢陸分伍釐零加增買辦本色顏料銀貳拾兩柒錢伍分陸釐零題免傷七人伍拾陸丁逃故壹百肆拾柒丁旋復額康熙二年審編除優免陸百叁拾肆丁寔行差壹萬伍

千捌百伍拾伍丁征均徭銀陸千玖百壹拾肆兩叁錢伍分陸厘零二十一年審編除優免伍百伍拾柒丁寔行差壹萬伍千伍百柒拾壹丁共征均徭並買辦本色顏料加增銀陸千玖百叁拾柒兩貳錢玖分貳厘零自順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一年清出新編優免並丁併原額凡寔行差壹萬捌千肆百捌拾叁丁征均徭併買辦本色顏料加增銀柒千捌百玖拾肆兩肆錢柒分玖厘零地差銀壹千肆百叁拾貳兩陸錢捌分伍厘零凡征銀玖千叁百貳拾柒兩壹錢陸分肆厘零順治十五年加增織造晋府更名屯丁

在外

庫貯篇

庫貯何為而志也在官者以庫為重也故志之也夫在官之庫吾不能紀其數也不能紀數之庫無非有收有解有支有留之庫也而此一邑也無以異於不能紀數之庫之有收有解有支有留也則何為而志也曰衝也瘠也有收有解有支有留無以異於不能紀數之庫而收之解之支之留之則有以異於不能紀數之庫也故志之也衝與瘠何為乎有異於不能紀數之庫而志之也曰有庫而無貯也有庫而無貯

非無貯也收之而必解留之而必支故謂之有庫而無貯也收之而必解留之而必支亦無以異於不能紀數之庫也何為而志也曰收而解者不能紀數之庫與衡且齊同也留而支不可稍待者衡且齊與不能紀數之庫異也故志之也臨之賦稅伍萬八千貳百玖兩有奇也耗羨伍千捌百壹拾叁兩有奇也此之謂收也賦稅起運伍萬肆千叁百柒拾壹兩有奇也耗羨起運肆千叁百玖拾伍兩有奇也此之謂解也賦稅留支叁千捌百叁拾柒兩有奇也耗羨留支

壹千肆百貳拾兩有奇也此之謂支也留也然而有收也有解也有支也而無留也故謂之有庫而無貯也解數之晰也農桑也新增農桑銀貳兩壹錢叁分陸里絲蠟也黃絲織造工價銀肆拾兩伍錢伍分叁厘黃蠟脚價銀叁錢伍厘錫舶也錫舶改解銀貳拾叁兩伍錢柒分叁厘酒匠也商稅銀貳拾兩叁錢捌分酒課銀壹拾壹兩柒錢貳分匠價銀肆拾叁兩捌錢壹分捌厘部料也戶部都水司料銀捌拾柒兩貳錢陸厘府支也府支工費銀捌兩伍錢柒分肆厘憲書紙價也憲書紙價銀壹拾玖兩壹錢玖分肆厘選舉經費也新中舉人坊牌銀叁拾兩舉人旗匾賀儀銀壹兩陸錢壹分陸厘會試盤費銀壹拾伍兩新中進士旗匾賀儀銀伍兩武宴銀叁兩捌錢壹分伍厘驛站工料也陽高驛站夫馬工料

銀捌拾壹兩貳錢柒分捌厘趙城大馬工料銀壹百
貳拾壹兩玖錢壹分捌厘驛遞夫馬小建六門銀肆
拾玖兩貳錢壹厘

庫有貯則解之者也支數之晰也祭祀也

丁祭壇祭八蜡廟春秋二祭支銀柒拾伍兩壹錢捌
分厲壇三祭支銀壹拾貳兩雩祭支銀叁兩關帝春
秋二祭支銀貳拾兩捌錢叁分朔望行香講書
銀伍兩陸錢迎春神牛酒席銀壹兩貳錢伍分

鄉飲也

鄉飲酒禮銀壹拾伍兩

廉俸也

知縣俸銀肆拾伍兩教諭俸
銀肆拾兩巡檢俸銀叁拾壹
兩伍錢貳分典史俸銀叁拾壹兩伍錢貳分知縣養
廉壹千兩巡檢養廉陸拾兩典史養廉銀陸拾兩

工食也

知縣門子二名工食銀壹拾兩柒錢貳分庫
子四名工食銀貳拾壹兩肆錢肆分皂隸拾
六名工食銀柒拾捌兩馬快手八名工食銀肆拾貳
兩捌錢捌分民壯四十名工食銀貳百捌拾捌兩捕
役八名工食銀肆拾捌兩仵作四名工食銀壹拾捌
兩禁卒八名工食銀陸拾肆兩斗級四名工食銀貳

拾壹兩肆錢肆分傘扇夫三名工食銀壹拾陸兩捌錢轎夫四名工食銀貳拾壹兩貳錢肆分儒學廩生十名廩糧叁拾貳兩齋夫三名工食銀壹拾捌兩膳夫二名工食銀壹拾叁兩叁錢叁分叁釐門斗三名工食銀壹拾捌兩巡檢皂隸二名工食銀壹拾貳兩弓兵十名工食銀陸拾兩鋪司兵二十三名工食銀壹百叁拾捌兩典史門子一名工食銀陸兩皂隸四名共工食銀貳拾肆兩馬夫一名工食銀陸兩監內更夫五名工食銀叁拾兩貧賑也孤貧冬衣花布銀肆拾貳兩肆錢柒分玖釐驛費也馬肆拾捌匹支銀壹千陸百伍拾叁兩叁錢貳分貳釐馬夫貳拾肆名支銀貳百玖拾柒兩叁錢陸分留本驛官支銀玖拾兩廠夫六十名支銀柒百叁拾捌兩叁錢伍分柒釐雜支也起送赴考貢生並考中正貢旗匾賀儀銀叁兩繁費銀叁百兩支歲修塘房銀壹拾伍兩捌錢支傾銷脚價銀捌拾壹兩叁分肆釐庫有貯則支之者也解之支之則謂之無留也

謂之無留故謂之無貯也何為乎不可留而貯之也曰解有期逾期不可貯也支無期而更甚於有期尤不可貯也何甚乎有期曰臨瘠也衝也衝則驛之所恃者庫也驛之貯不可留也瘠則官與役之所恃者庫也祭祀俸工之貯皆不可留也不可留則何為曰貯也曰庫之收也收其在民者也庫之解也解其在民者也庫之支也支其在民者也庫之無可留而曰留者亦留其在民者也民力之暫存故曰貯也故志之也

倉貯篇

署右為倉凡九廒常平穀一萬六千石社倉穀五百石邑之户三萬六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以萬有六千五百之穀欲凶歲濟十數萬口難已然歲凶則匍匐乞貸者衆譬之升斗之水不能週涸轍之魚而魚爭赴之豐歲中歲則倉且為害夫陳陳相因不能不借然非借也派也派猶可也而民尤苦於其催當秋成時村各一票票各一差差之至村也叫號凴陵扼吭俯背民懾伏之若虎豹然臨凡三百村是每歲催

倉必有三百為羣之虎豹咆哮於一邑矣予以為凡
玆票差悉宜裁去諭里長各催其村非實在刁民抗
納者毋濫用差催然催猶可也民尤苦於其納民之
納倉官不能自視也則必委之家丁此輩昂首厲吻
呼喝嘔誶似惟恐民之不恨者以為威則足以飽谿
壑耳而彼老幼罷敝之民自朝至暮守候無時衣冷
腹饑吞聲忍詬惴惴焉頸縮股栗於家丁之側近之
則不敢言遠之則不能納俛倖一納而蠹害又至矣
蓋倉書斗級與家丁助虐者也倉書有票費斗級有

量費凡在倉之事無不多為之名以便其需索而又簸揚之狼戾之廝徒負養之賤又從而竊取之輾轉消耗而數不敷則又責其再納如是則倉貯之地不幾陷阱乎夫為陷阱於道以誤人者衆必以為不仁而共擊之況有父母斯民之責乃以倉貯為陷阱而又令家丁倉役多為之機械網罟使吾民蹍跂迫脅於其中而莫之訴乎然則為之奈何曰司倉者必慎其人而已長隨（近日隨官者之名）不可使家丁亦不可使必擇親屬知交稍事詩書而有惻隱者司其事苟非其

人雖昆弟子姪猶為害也其稽察之法當於納倉時
猝然親履其地指吾民至密室屏去左右問賠累之
多寡而民未敢言也誠意以導之溫言以諭之於是
民稍稍近就於我則必令悉其隱彼在倉者亦將知
吾意向所在而不敢肆矣說者曰雜粃稗糠塵以蠹
倉者可不懲乎曰此非吾民也胥役也否則在城之
黠為民包納者也稽得其實法當懲乎糴因歲歉為
之倉糴市糴則胥役市儈詭名以求售於民無益夫
胥役市儈之於利猶饑鷹之於食也村野之民其在

村如鵠之附草其入市如鴨之行遲以鵠鴨與饑鷹爭食吾未見其有得也然則平糶法宜何曰宜分村稽貧户之極次定糶數選各村附近素封之家以慈厚著聞鄉里者董之不足則勸富民出粟各糶其村賑濟亦如平糶法令各村衿士稽户而給其口不必官吏往返稽查致滋瀆擾夫民之被災與禾之被旱無以異民已災而官擾之猶禾已旱而風仆之也故凡舉大事者必持之以靜賑災尤宜粥賑則民往往奔走道斃寒冬饑且凍斃尤甚且饑聚亦可慮也予

聞賑粥之弊胥役有雜石灰等物釀粥使醲民食之立死此不可不知也然則銀賑可乎曰歲凶艱糴不若以穀與麦就給其村此備荒之大畧也若夫因地制宜隨時立法則又在能者

署廨篇

傳曰署以表位也位者何曰堂也堂昌以表曰大也正也非大且正者不宜在此堂也堂之偏爲庫曰銀億億衆也財由衆得也堂前爲露臺去地尺昌曰露言天視民視通焉者也或曰澤也臺兩廊胥吏楹也吏戶禮在東兵刑工在西倉房承發房亦在西次臺彔舍分快皂壯捕四班皆兩兩相比廊西右爲繫囚獄曰繫憫之也此有罪何憫爾曰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不欲其服罪然露臺前有坊載箴焉箴官也坊前有門曰儀儀民也儀門外

為縣門懸書也縣門外為屏墻塞門也墻東西二亭旌善申明申彰癉也廢必書志重也退思廳者間堂室之中者也退退公也思思過也由此以往則內廨矣不脩書避累數也廨東隅為尉廨不稱堂曰微也遠則巡檢廨在縣西二十里麗於尉曰屬也若贍乏養濟院埋胔漏澤園讀瀆鄉約所療疾惠民藥局各有所脩書之曰惠也廢署曰察院曰布政分司曰按察分司曰吳王寨巡檢署曰樊橋驛丞署廢廨縣丞廨主簿廨廢局稅課局陰陽學廢司道會司僧會司廢館迎賓館廢閣架閣庫皆不書示不舉也曷不舉乎爾曰非今署非今廨不舉無害也非

今署非今廨可不舉則今署今廨可不舉乎曰不可不舉也孰舉之乎曰元大德也元大德中建縣治明郭彧孫集繼修舉之矣孰脩之乎曰明至今代脩也明弘治四年堂焚王鑑脩之廨後李世蕃史邦直高惟崗及國朝齊以治徐煜王光皐潘鵬晏相繼修脩之有道乎曰有毋凶造毋速朽毋彫民君子於是乎表位

學校篇

乾隆癸巳暮春予與廣文楊田川集諸生明倫堂遍觀殿廡齋廊門亭階户皆嘅然有剥復之感予迺出俸倡修邑之士民率其私錢以助奔走就事以後為蓋數月之間用人之力積三千五百餘工欂櫨瓴甓之用足四萬五千三百於是殿廡嚴齋廊肅門亭階户皆新昔歐陽子有言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臨自元縣尹許榮黨若濟始建學宮教諭孫景奭亦與其事在明則有毛鳳來丁守中李世

蕃吳崇禮高惟崗秦懷慶相繼修之明洪武時主簿葉士溫訓導孟思顏亦有修學功　國朝孫宗元王光皋徐炘皆有事於學校自是以後宮墻圮毀士之繩趨矩步而委蛇其中者牧兒芻豎亦樵樹采藝其下瓦礫盈堦鞠草塞路嗚呼今世士大夫經營家室率多雕墻峻宇而於昔聖先賢說禮敦詩之地漠然一無所動於中豈不傷哉予既落其成乃復進諸生謂之曰此先師殿也五間觀此當志聖人志此先賢廡也東西各十一間觀此當學賢人學曰明倫堂重倫也堂五間後為二堂凡三間右教諭宅凡二十一間皆新建

曰尊經閣藏經也樓三層曰時習日新齋爲諸生勉也齋東西各五間其他啟聖名宦鄉賢忠義節孝皆有祠啟聖祠在櫺星門左凡三間名宦祠在戟門左凡三間鄉賢祠在戟門右凡三間忠義節孝祠在廟西各三間爾諸生其於此致敬祭器宰牲各有所祭器庫在戟門右凡二間宰牲蒸造所在櫺星門內東西各三間爾諸生其於此習禮典籍性理箋釋之書無不備具廿一史十三經註疏明史康熙字典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春秋傳說書經傳說詩經傳說性理精義爾諸生其於此取義而稱文夫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整齊化導之權操於上砥勵廉隅之節存乎下昔蜀有文翁湖有安定予知不逮

矣然願與諸生率勉淬勵相責以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風俗淳美斯學之成也若僅作廟嵯峨飾觀外耀豈有當於聖賢心哉學左偏為桑泉書院諸生於此月試邑令傅克欽始之喻義堂三間景賢堂五間諸生學舍二十間厨房三間

水利篇

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而非所論於治涑水涑水者逆行以歸黃河者也嘗考桑欽水經聞喜東山有黍葭谷為涑所從出與臨之瀵泉等耳如遇大雨時行漲漫不能歸壑而四溢於城郭廬舍之間則衆山之水助之非一涑之水為之故其勢猛力併而不能縣制又考涑水自唐都督薛萬徹導自夏縣隋姚暹引至虞鄉厥後涑姚二渠合流歷代恐為鹽患一引而北再引而西經流所至皆非其自然者矣今必

順其經流之性則循故道而後可然故道已為田廬之所壞田廬而循故道謂非不通之論哉故道雖不可循而水性之下莫禦蒲解之地東西北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涑趨於南而姚提障之故曾家營棗圪塔諸村狂溜横擣民用蕩析離居為蒲東之大駴昔者喬周二公壓念於此因起大事動大衆以邸家營為涑水要害塞其崩口上為之堤崇築數仞馮馮翼翼順渠而西以疏以瀹憤帖欝宣於是水歸張揚由孟明橋達河近涑渠者資沾漑近姚堤者保生聚誠善

皋也乃越年山水驟至悍挾泥沙衝至姚堤迴瀾倒饋而涑渠復噎此亦時數爲之而說者謂喬周二公濬渠猶未寬在南之堤猶未固故害復至此迄今渠寬深不能踰丈輪蹄之所及若大路然此皆歲修不勤所致也夫所謂歲脩不勤者民之偷歟官之怠歟而不盡此也涑水由聞喜而安邑而猗而臨而永下流之形勢高於上流向者掘下流使深止流守曲防戒傍河之村皆厮渠築壩次第引灌但有直注張揚之勢而無横出南潰之憂近則安猗以上之民盜賣

橫决致使水不歸渠下流日涸故臨之渠工日懈而永之民更不知脩河為何事今且日督下流爲無益之歲脩而上流之盜賣罔利視若固然譬猶富人盜貧人之物不為貧人追還所盜且鞭箠之使服無值之役豈貧人所樂從哉或曰脩築無利不修則害不可慮乎曰今所謂水害者非臨永二邑近渠之民之害也虞鄉以南盜買得利之民之害也且非盜買得利之民之害也近姚堤之村涑渠利所不及之民之害也何者在南盜水諸村引而愈趨愈下每當山水

鼓怒瀾汗勢不至撼姚堤不止近堤之民無禦水策亦勢不至為魚鱉不止此而不責盜賣之殃民乃謂臨永二邑之民修築不力之爲害也則是抱病者見殺於庸醫而責他人之不為服藥餌也又奚可哉然而盜賣之禁今固未嘗不文告以宣之碑碣以示之笞杖以警之而民猶若此弊在不正其經界而已昔先王溝洫畎澮之法必依其疆理濬之以達於川所以旱有豬蓄潦有宣洩民知有水之利不知有水之害今誠使附近涑渠各村分水之例由舊啓閉以聞

堵禦以壩其引灌也由南而西而北更於南流峻築堤堰大為之防則經界正而盜水之弊不禁而戢矣若夫經界既正民之暗穿堤堰者鬼蜮之術不一一足非官所能熟察而周知當村設壩長數村設閘長十數村設渠長如古田畯之屬水至以時巡歷小犯罰費以助渠工大犯稟於府縣吏坐以盜決河防之律而沿河各村為定築渠之寛深丈尺於農隙時官為量度數有丈尺不足者責在壩長閘長渠長如是則水得暢流西北順軌歸湖永無積閼之患凡與歲

脩者皆得均享其利數縣氓庶永慶生生喬周二公之功益廓且久以視暹徹之所始營其功不有尚哉予思渠之重歲修也夫人知之而不知盜賣不止則歲脩徒虛名盜賣之為害也亦夫人知之而不知經界不正則盜賣難久禁謀千古之利而驅其害惟有大力者能之乎愚竊抱區區之意而不自知其踈濶也

驛傳篇

恤民之政多端而臨以驛傳為尤急盖有驛則官勞官勞民未有不勞者也有驛則差擾差擾民未有不擾者也勞而不知其勞擾而不以為擾何道可哉曰在得其條理而已予嘗謂不擾民斯不悞差聞者詑焉夫所謂不擾民者事有條理之謂也事有條理則差何悞又嘗取而譬之民猶器也官猶手也良工之手習知其器而器亦若習知其手手與器相習故工易集官與民相習故事易舉此非鹵莽因循苟且之

所能辦也臨之驛馬七十七匹歲銷銀二千八百六十九兩有奇本驛額馬四十八匹銷銀壹千八百二十一兩有奇虞鄉協濟馬二十六匹銷銀九百八十六兩有奇鳳臺協濟馬三匹銷銀一百七兩有奇近因安設御塘拴雇民馬三十匹馬夫三十八名半歲銷銀五百一十四兩有奇本驛馬夫二十四名銷銀三百二十七兩有奇虞鄉馬夫十三名銷銀一百七十七兩有奇鳳臺馬夫一名半銷銀十七兩有奇廠夫九十名歲銷銀一千二百一兩有奇本驛廠夫六十名銷銀八百一十三兩有奇虞鄉廠夫三十名銷銀四百六兩有奇此其額也夫有在官之值於民無累惟大差踵至馬數或不敷於是有拴雇民馬借用民馬之說其在村也吏胥搜索

以為奸其在站也人畜守候而莫釋甚至商賈之行李往來皆有截留之苦故旅人之出吾途者如禽奔獸遯欲急脫於罟獲之中而惟恐其不能避予蒞臨二載無良策乃屬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羣謂予曰民馬之累也以官避用馬之名而委其事於胥隸保長故其弊不可勝言今為民計為差計莫若明示民以差事煩驛馬之正額不足不得不有拴雇拴雇不足不得不有借用惟借馬當有定時有定數按村之大小定馬數之多寡以次而應每歲一週使民

皆習知其數習知其時差至不待票催而來差竣不俟吏呼而去如遇東西大差相值民馬不能驟應或助以富户或助以鄰封尤當因時調劑靜以攝之毋為事勢所撓於喧囂匆迫之中亂其指如是則民不知有差之擾而差亦咄嗟可辦矣予聞而首肯行之二載民似有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者嗚呼民未嘗不樂奉其上也特上無以恤之而因差以擾之於是有心者怨有口者謗雖嚴刑峻法以斬撻其民而民益悖矣夫以斧析薪勢自易易不循其理或斧缺

而薪不可折況有父母斯民之責固斷斷不可如斧
而民情之難析猶不止於薪而已乎或曰馬不擾矣
擾民固有不止於馬者繩纏羈絡之類在廐有需也
毡毯葦席之類在館有需也杯盤甕盞雞鴨羊酒之
類廚傳有需也每大差臨境票催紛紜民望之如風
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惴惴然無所逃遁於是
奸人猾吏得代應其在官之役而倍蓰以索其償所
謂差用一民費百其勢固如此也予以為凡此之類
悉宜裁去官歲費不過二三百緡民之受惠無已或

又曰此猶在站應差之累也在號之草豆雖無差亦所必需豆糴於斗户無甚害草有僦載之煩驛書上下其手數無從稽是不可不有定額驛之馬歲需草四十餘萬今當軍需旁午外差之增亦不過十餘萬耳按村里大小遠近均其苦樂凡任輦而来者毋使在號司事之人稽留之詬誶之浮收而狼戾之時時嚴訪周咨雖弊不盡絶亦無從肆矣夫驛之為民累也非必其官有暴鷙活虐之行也宴安偷惰而假手非其人斯民乃重困吾以為司驛之家丁當擇稍知

義理有恤民心者為上如不可得則柔懦謹畏之人其次也今之所謂能孳長隨（近日隨官者之名）則斷不可夫在號不過司馬騾之飼養芻粒之秤量而已何能之與有大差供應則視官之條理若何耳豈恃此輩哉噫他邑之民供賦稅而已臨則有驛傳之煩他邑之有驛傳者或地廣民殷猶易為力也臨當九達地不及百里土瘠民疲省穡而用之尚恐不繼況擾之乎哉予故曰恤民之事多端而臨以驛傳為尤急也若夫公侯卿士冠蓋而至吾驛者傷此邑之為繫一切

車馬舍館穀核之供弗屑屑焉爭較錙銖而稍加憫惻焉則官與民俱受其福已

鋪舍篇

鋪不曰遞而曰舍鋪無遞也曷為乎無遞曰遞而悞也悞則可不懲乎曰時懲也時懲則曷為悞乎曰值不足以代耕故鋪兵有兼傭懲猶悞也然則為之柰何曰易馬而可鋪路於臨有三總鋪一裁鋪四總鋪在縣城南路曰王村南王任陳西至蒲州府八十五里東至猗氏縣三十里東北路曰柳村馬村至萬泉九十里西北路曰周吳郭庄南至蒲州府五十里北至榮河縣六十里舊有城西吳村北王去村四鋪今裁王村一鋪乃新設計兵二十有三計值百有三十八兩他邑有倍是者以易馬三而足謂臨晉三路每路一馬也費不增乎兵也

然則請而易之可乎曰亟請矣請而未之易矣蓋成例之沿久矣